# 童蒙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童蒙訓
作者：吕本中　宋

宋吕本中撰。本中有《春秋集解》，已著录。是书其家塾训课之本也。本中北宋故家，及见元祐遗老，师友传授，具有渊源。故其所记多正论格言，大抵皆根本经训，务切实用。於立身从政之道，深有所裨。中间如申颜、李潜、田腴、张琪、侯无可诸人，其事迹史多失传，赖此犹可以考见大略。固不仅为幼学启迪之资矣。考朱子《答吕祖谦书》，有舍人丈所著《童蒙训》极论诗文必以苏黄为法之语，此本无之。其他书所引论诗诸说，亦皆不见於书内。故何焯跋疑其但节录要语而成，已非原本。然删削旧文，不过简其精华，除其枝蔓，何以近语录者全存，近诗话者全汰？以意推求，殆洛、蜀之党既分，传是书者轻词章而重道学，不欲以眉山绪论错杂其间，遂刊除其论文之语，定为此本欤。其书初刊於长沙，又刊於龙溪，讹舛颇甚。嘉定乙亥，婺州守邱寿隽重校刊之，有楼昉所为跋。後绍定已丑，眉山李填守郡，得本於提刑吕祖烈，复鋟木於玉山堂。今所传本，即明人依宋椠翻雕。行款字画，一仍其旧，最为善本。今亦悉从之焉。

卷上

學問當以《孝經》《論語》《中庸》《大學》《孟子》為本，熟味詳究，然後通求之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必有得也。既自做得主張，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。

孔子以前，異端未作，雖政有汙隆，而教無他說，故《詩》《書》所載，但說治亂大概。至孔子後，邪說並起，故聖人與弟子講學，皆深切顯明，《論語》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皆可考也。其後孟子又能發明推廣之。

大程先生名顥，字伯淳，以進士得官。正獻公為中丞，薦之朝，用為御史。論新法不合，罷去。泰陵即位，以宗正丞召，未受命，卒於家。其門人共謚為明道先生。先生嘗以董仲舒“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”為合於聖人，仲舒之學度越諸子者以此，故

門人以先生學之所就，以明道見其誌焉。

小程先生名頤，字正叔，舉進士，殿試不中，不復再試。元祐初，正獻公與司馬溫公同薦，遂得召用，侍講禁中。旋又罷去，遂不復用。紹聖中，貶涪州。元符還洛。大觀間卒於家。學者謂之廣平先生。後居伊陽，又謂之伊川先生。二程先生自小刻勵，推明道要，以聖學為己任，學者靡然從之，當時謂之“二程”。

二程始從周茂叔先生為窮理之學，後更自光大。茂叔名敦頤，有《太極圖說》傳於世，其辭雖約，然用誌高遠可見也。正獻公在侍從時，聞其名，力薦之，自常調除轉運判官。茂叔以啟謝正獻公云：“在薄宦有四方之遊，於高賢無一日之雅。”

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，關中人，關中謂之“二張”。篤行不苟，為一時師表，二程之表叔也。子厚推明聖學，亦多資於二程者。呂大臨與叔兄弟、後來蘇昞等皆從之學，學者稱子厚為橫渠先生。天祺之為御史，用正獻公薦也。二程與橫渠，從學者既盛，當時亦名其學為“張程”云。

滎陽公年二十一，時正獻公使入太學，在胡先生席下，與伊川先生鄰齋。伊川長滎陽公才數歲，公察其議論，大異，首以師禮事之。其後楊應之國寶、邢和叔恕、左司公待制皆師尊之，自後學者遂眾，實自滎陽公發之也。

關中始有申顏者，特立獨行，人皆敬之，出行市肆，人皆為之起，從而化之者眾。其後二張更大發明學問淵源。伊川先生嘗至關中，關中學者皆從之遊，致恭盡禮。伊川嘆“洛中學者弗及也”。

伊川先生嘗識楊學士應之於江南，常稱其偉度高識絕人遠甚。楊學士是時猶未師伊川也。

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，天下之人謂之湖學，學者最盛。先生使學者各治一事，如邊事、河事之類。各居一齋，日夕講究。其後從學者多為時用，蓋先生教人，務有實效，不為虛言也。是時孫公莘老名覺，顧公子敦名臨，最為高弟。

正獻公之在侍從也，專以薦賢為務，如孫莘老覺、李公擇常、王正仲存、顧子敦臨、程伯淳顥、張天祺戩等，皆為一時顯人。

正獻公既薦常秩，後差改節，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。伯淳曰：“願侍郎寧百受人欺，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。”公敬納焉。

滎陽公嘗說：“楊十七學士應之樂善少比，聞一善言，必書而記之。”滎陽公嘗書於壁云：“惟天子為能備物，惟聖人為能備德。”應之遽取筆錄記之。

楊應之勁挺不屈，自為布衣，以至官於朝，未嘗有求於人，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。篤信好學，至死不變。滎陽公嘗贈之以詩云“獨抱遺經唐處士，差強人意漢將軍。”應之，元祐間用範丞相堯夫薦館職，不就試，除太學博士。出為成都轉運判官，有屬官與之辯論，應之嘉其直，即薦之朝。其自成都召為校書郎，有遠房舅在蜀中，官滿，貧不能歸，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。其自立如此。

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，李之才受學於穆修伯長，穆伯長受學於陳摶希夷。其所傳先天之學，具見於《易圖》與《皇極經世》，故程伯淳作《堯夫墓誌》云：“推其源流，遠有端緒。”震，東方也；巽，南方也；離，南方之卦之類，此入用之位。如天地定位，乾南而坤北，山澤雷風水火相對，即先天之位。先生既沒，其學不傳，人能知其名，而不知其用也。嘗欲傳其學於伊川，伊川不肯。一日，與伊川同坐，聞雷聲，問伊川曰：“雷從何方起？”伊川云：“從起處起。”蓋不領其意。先生既沒，元祐間，謚康節。

邵康節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為一會，自開辟至堯時，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，故先生名雍，字堯夫。名雍，取“黎民於變時雍”也。字堯夫，取當堯時中數也。“四千五百年”，數未詳。其居洛陽，亦取天地之中。

邵康節居衛州之共城，後居洛陽。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，康節與之有舊，嘗往從之。時章惇子厚作令商州，趙厚遇之。一日，趙請康節與章同會，章豪俊自許，議論縱橫，不知敬康節也。語次，因及洛中牡丹之盛，趙守因謂章曰：“先生，洛人也，知花為甚詳。”康節因言：“洛人以見根柢而知花之高下者，知花之上也；見枝葉而知高下者，知花之次也；見蓓蕾而知高下者，知花之下也。如長官所說，乃知花之下也。”章默然慚服。趙因謂章：“先生，學問淵源，世之師表，公不惜從之學，則日有進益矣。”章因從先生遊，欲傳數學。先生謂章：“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。”蓋不之許也。

虔州人李潛君行先生，篤行自守，不交當世。年五十餘，監泗州僧伽塔，人弗知也。右

丞範公彝叟為發運使，始深知之，力薦於朝，除太學博士、校書郎。紹聖中，為求去，知蘄州，遂請老。君行之學，專以經書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為正，捨此皆不取。如“七世之廟，可以觀德，”則專守七廟，其他言廟數不同者，皆無取也。“昊天有成命，郊祀天地也，”則是合祭天地無疑也，其言南北郊，其言圜丘郊禘異禮，皆不取也。其學簡而易明，以行己為本，不為空言。東萊公與叔父舜從皆與之遊。

君行先生嘗言：“學者當以經書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如秤相似，以稱量眾說，其輕重等者正也，其不等者不正也。”

田腴誠伯，篤實士，東萊公與叔父舜從之交遊也。嘗從橫渠學，後從君行遊。誠伯每三年治一經，學問通貫，當時無及之者。深不取佛學。建中靖國間，用曾子開內翰薦，除太學正。崇寧初罷去。誠伯叔父明之，亦老儒也，然專讀經書，不讀子史，以為非聖人之言，不足治也。誠伯以為不然，曰：“‘博學而詳說之，將以反說約也。’如不遍覽，非博學詳說之謂。”

徐積仲車先生，山陽人，小許榜登科。初從安定胡先生學，潛心力行，不復仕進。其學以至誠為本，積思《六經》，而喜為文詞，老而不衰。先生自言：“初見安定先生，退，頭容少偏。安定忽厲聲云：‘頭容直。’某因自思，不獨頭容直，心亦要直也。自此不敢有邪心。後因具公裳以見貴官，又自思云：‘見貴官尚必用公裳，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？’遂晨夕具公裳揖母。”先生事母至孝，山陽人化之。

先生嘗為文訓勵學者云：“仲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：‘諸君欲為君子，而使勞己之力，費己之財，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；不勞己之力，不費己之財，諸君何不為君子！鄉人賤之，父母惡之，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；父母欲之，鄉人榮之，諸君何不為君子！’又曰：‘言其所善，行其所善，思其所善，如此而不為君子，未之有也；言其不善，行其不善，思其不善，如此而不為小人，未之有也。’”

元符三年，滎陽公自和州謫居，起知單州，道過山陽，因出過市橋，橋壞，墮水而不傷焉。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，作《我敬詩》贈公云：“我敬呂公，以其德齒。敬之愛之，何時已已。美哉呂公，文在其中。見乎外者，古人之風。惟賢有德，神相其祉。何以祝公？勿藥有喜。”詩後批云：“前日之事，橋梁腐敗，人乘蹉跌，而公晏然無傷，固有神明陰相其德。願為本朝自重，生民自重。”

熙寧初，滎陽公監陳留稅務，時汪輔之居陳留，恃才傲物，獨敬重公。橫渠先生聞之，語人云：“ 於蠻貊之邦行矣，於呂原明見之。 ”

正獻公嘗稱滎陽公於張文潛云：“ 此子不欺暗室。 ”

滎陽公之監陳留稅也，章樞密質夫榷知縣事，雅敬愛公。一日，因語次暴陵折公，公不為動。質夫笑曰：“ 公誠厚德可服，某適來相試耳。 ”

元祐中，滎陽公在經筵，除司諫，姚舍人輝中劾當制，詞云：“ 道學至於無心，立行至於無愧，心若止水，退然淵靜。 ”當時謂之實錄。建中靖國元年，豐相之稷遷禮部尚書，薦滎陽公自代，詞云：“ 心與道潛，湛然淵靜，所居則躁人化，聞風則薄夫敦。 ”

滎陽公入太學，時二十一歲矣。胡先生實主學，與黃右丞安中履、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。時安中二十六歲，為齋長，和叔十九歲。安中方精專讀書，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，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，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。每讀書，危坐不動，句句分明。和叔時雖少，當世時務無不通曉，當世人材無不遍知。

滎陽公教學者，讀書須要字字分明，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。

正獻公簡重清靜，出於天性，冬月不附火，夏月不用扇，聲色華耀，視之漠然也。範公內翰淳夫祖禹，實公之婿，性酷似公。後滎陽公長婿趙仲長演，嚴重有法，亦實似公焉。

正獻公教子既有法，而申國魯夫人，簡肅公諱宗道之女，閨門之內，舉動皆有法則。滎陽公年十歲，夫人命對正獻公則不得坐，命之坐則坐，不問不得對。諸子出入，不得入酒肆茶肆。每諸婦侍立，諸女少者則從婦傍。

正獻公年三十餘，通判潁州，歐陽交忠公知州事。焦伯強千之方從歐陽公學，正獻公請伯強處書室，命滎陽公從學焉。其後，正獻公罷歸京師，請伯強同行，歐陽公有送行詩，所謂“ 有能掇之行，可謂仁者勇 ”者也。伯強性耿介不苟，危坐終日，不妄笑語。每諸生有不至，則召之坐，面切責之，不少假借。滎陽公幼時，申公與夫人嚴毅如此，就師傅而得伯強，其後有成，非偶然也。滎陽公嘗言：“ 中人以下，內無賢父兄，外無嚴師友，而能有成者，未之有也。 ”

正獻公年三十餘，通判潁州，已有重名。范文正公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，過潁，來復謁公，呼公謂之曰：“太傅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歐陽永叔在此，太傅宜頻近筆研。”申國夫人在廳，事後聞其語，嘗舉以教滎陽公焉。前輩規勸懇切，出於至誠，類如此也。

滎陽公嘗言：“世人喜言‘無好人’三字者，可謂自賊者也。包孝肅公尹京時，民有自言：‘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，死矣。予其子，其子不肯受。願召其子予之。’尹召其子，其子辭曰：‘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。’兩人相讓久之。”公因言：“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，亦可以少愧矣。‘人皆可以為堯舜，’蓋觀於此而知之。”

滎陽公張夫人，待制諱昷之之女也，自少每事有法，亦魯簡肅公外孫也。張公性嚴毅不屈，全類簡肅，簡肅深愛之，家事一委張公。夫人，張公幼女，最鍾愛，然居常至微細事，教之必有法度，如飲食之類，飯羹許更益，魚肉不更進也。時張公已為待制、河北都轉運使矣。及夫人嫁呂氏，夫人之母，申國夫人姊也，一日來視女，見舍後有鍋釜之類，大不樂，謂申國夫人曰：“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，壞家法耶？”其嚴如此。

叔父舜從，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遊，嘗訓子弟曰：“某幸得從賢士大夫遊，過相推重，然某自省所為，才免禽獸之行而已，未能便合人之理也，何得士大夫過相與耶？”因思前輩自警修省如此。

正獻公交遊，本中不能盡知之。其顯者，範蜀公、司馬溫公、王荊公、劉原甫也。滎陽公交遊，則二程、二張、孫莘老、李公擇、王正仲、顧子敦、楊應之、範醇夫、黃安中、邢和叔、王聖美也。東萊公交遊，則李君行、田明之、田誠伯、吳坦求、陳端誠、田承君、陳瑩中、張才叔、龔彥和及彥和之弟大壯也。

張橫渠詩云：“若要居仁宅，先須入禮門。”溫公作《橫渠哀詞》曰：“教人學雖博，要以禮為先。”伊川先生云：“子厚以禮教學者，最善先有所據守。”然則橫渠之教，以禮為本也。後程門高弟張繹思叔作《伊川祭文》云：“在昔諸儒，各行其誌，或得於數，或觀於禮，學者趨之，世濟其美。獨吾先生，淡乎無味，得道之真，死其乃已。”或得於數，蓋指康節。或觀於禮，謂橫渠也。明道作《邵康節墓誌》云：“昔七十子學於仲尼，其傳可見者，惟曾子所以告子思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。其餘門人，各以己之所宜者為學，雖同尊聖人，所因而入者，門戶則眾矣。況後此千餘歲，師道不立，學者莫知所從來。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。先生得之於李挺之，挺之得之於穆伯長，推其源流，遠有端緒。今穆、李之言，及其行事，概可見矣，而先生醇一不雜，汪洋浩大，乃其所

自得者多矣。然而名其學者。豈所謂門戶雖眾，各有所因而入者歟？語成德者，昔難其居，若先生之道，就所至而論之，可謂安且成矣。”觀此誌文，明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矣。

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，行己須先誠實，只如書帖言語之類，不情繆敬，盡須削去，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，未嘗懷渴而言懷渴，須盡去之，以立其誠。

伊川嘗言：“今僧家讀一卷經，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。儒者讀書，卻只閑讀了，都無用處。”

顧公子敦內翰嘗語東萊公云：“學者須習不動心，事緒之來，每每自試，久久之間，果能不動，則必自知，曰我不動矣。”由此觀之，前輩所以自立，非徒然也。

陳瑩中右司嘗言：“學者須常自試，以觀己之力量進否。《易》曰：‘或躍在淵。’自試也，此聖學也。”

紹聖中，顧公子敦被謫，過京師，東萊公與叔父往見之。子敦再三講論行己如何云：“守至正以俟天命，觀時要以養學術。”

劉公待制器之嘗為本中言：“少時就洛中師事司馬公，從之者二年。臨別，問公所以為學之道。公曰：‘本於至誠。’器之因效顏子之問孔子，曰：‘請問其目。’公曰：‘從不妄語始。’器之自此專守此言，不敢失墜。後任磁州司法，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，嚴明守法，官吏畏之，吳與器之尊人有舊，相待頗異眾。器之不以為喜。一日，有人告磁州司戶贓汙於轉運使者，吳親至磁州，欲按其事，召器之至驛舍堂中。器之心不喜，曰：‘常時相待少異，我已自不喜，況今召我至堂中，人得無疑我乎？’吳因問：‘司戶贓汙如何？’器之對曰：‘不知。’吳因不悅，曰：‘與公有契，所以相問，何不以誠告？’明日，吳閱視倉庫，召司戶者謂曰：‘人訴爾有贓，本欲來按爾，今劉司法言爾無之。姑去，且謹視倉庫，俟北京回，倉庫不如法，必按無疑也。’於是眾方知器之長者。然器之心常不自快，曰：‘司戶實有贓，而我不以誠告，吾其違司馬公教乎？’後因讀揚子云‘君子避礙，通諸理’，然後意方釋然。言不必信，如此而後可。”

器之嘗為予言：“當官處事，須權輕重，務合道理，毋使偏重可也，夫是之謂中。”因言：“元祐間，嘗謁見馮當世宣徽。當世言：‘熙寧初，與陳旸叔、呂寶臣同任樞密。

旸叔聰明少比，遇事之來，迎刃而解。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，每事之來，必稱停輕重，令必得所而後已也。事經寶臣處劃者，人情事理無不允當。’”器之因極言“稱停”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，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。寶臣，蓋惠穆公也。

楊應之學士言：“後生學問，聰明強記不足畏，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。”

伊川先生言：“人有三不幸：少年登高科，一不幸；席父兄之勢為美官，二不幸；有高才，能文章，三不幸也。”

近世故家，惟晁氏因以道申戒，子弟皆有法度，群居相處，呼外姓尊長，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，諸姑尊姑之夫，必曰某姓姑夫，某姓尊姑夫，未嘗敢呼字也。其言父黨交遊，必曰某姓幾丈，亦未嘗敢呼字也。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。

頃見陳瑩中與關止叔沼、與滎陽公書問，其言前輩與公之交遊，必平缺書云“某公某官”，如稱器之，則曰“待制劉公”之類。其與己同等，則必斥姓名，示不敢尊也，如曰遊酢、謝良佐云。此皆可以為後生法。

張才叔庭堅專務以直道進退，不求苟得。君子創業垂統，為可繼也。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才叔之學，蓋主於此。

張思叔因讀《孟子》“誌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”，慨然有得，蓋能守此，則無不可為之事。

後生學問，且須理會《曲禮》、《少儀》、《儀禮》等，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，及先理會《爾雅》訓詁等文字，然後可以語上。下學而上達，自此脫然有得，自然度越諸子也。不如此，則是躐等，犯分陵節，終不能成。“孰先傳焉，孰後倦焉”，不可不察也。

呂與叔嘗作詩曰：“文如元凱徒成癖，賦若相如止類俳。惟有孔門無一事，只傳顏氏得心齋。”

橫渠《讀詩》詩云：“置心平易始得《詩》。”楊丈中立云：“知此詩，則可以讀三百篇矣。”

韓公持國維，閑居潁昌，伊川先生常自洛中往訪之，時範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：“閑門讀《易》程夫子，清坐焚香範使君。顧我未能忘世味，綠尊紅妓對西曛。”

龔殿院彥和夫，清介自立，少有重名。元祐間，僉判瀛州，與弟大壯同行。大壯尤特立不群。曾子宣帥瀛，欲見不可得。一日，徑過彥和，邀其弟出。不可辭也，遂出相見。即為置酒，從容終日乃去。因題詩壁間，其兩句云：“自慚太守非何武，得向河間見兩龔。”近日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，亦難及也。紹聖中，彥和為監察御史，未能去。大壯力勸其兄早求罷，彥和遂去。大壯不幸早卒，雖彥和之弟，實畏友也。

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，至泗州，其子弟請先往。君行問其故，曰：“科場近，欲先至京師，貫開封戶籍取應。”君行不許，曰：“汝虔州人，而貫開封戶籍，欲求事君而先欺君，可乎？寧緩數年，不可行也。”

正獻公幼時，未嘗博戲。人或問其故，公曰：“取之傷廉，與之傷義。”

滎陽公嘗言：“孫莘老、李公擇之為友，友也。”

滎陽公嘗言：“呂吉甫嘗稱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。”

滎陽公嘗言：“所在有鄉先生處，則一方人自別，蓋漸染使之然也。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！”

侯叔獻者，少有聲名。熙寧初，屢來求見正獻公。滎陽公因為公言：“叔獻可比趙清獻。”正獻深不以為然，云：“趙清獻自守一世，方成就如此。後生有多少事，豈可便比前輩？”既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。

姜潛至之，仁宗朝老儒先生也，不喜人作詩，云：“招悔吝，損心氣。”

明道先生嘗至禪寺，方飯，見趨進揖遜之盛，嘆曰：“三代威儀，盡在是矣。”

正獻公為樞密副使，年六十餘矣。嘗問太仆寺丞吳公傳正安持己之所宜修，傳正曰：“毋敝精神於蹇淺。”滎陽公以為，傳正之對，不中正獻之病，正獻清淨不作，為患於太

簡也。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，年六十餘矣，位為執政，當時人士皆師尊之。傳正，公所獎進，年才三十餘，而公見之，猶相與講究，望其切磋，後來所無也。滎陽公獨論其問答當否，而不言下問為正獻公之難，蓋前輩風俗純一，習與性成，不以是為難能也。

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何進益。

滎陽公嘗言：“ 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文忠公，至客次，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、求納拜之語。及見歐陽公，既敘契分，即端立受拜，如當子侄之禮。公退，而謂叔祖曰：“ 觀歐陽公禮數，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。 ”

卷中

本中嘗問滎陽公曰：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，或月十日，其為尊卑也微矣。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，何也？公曰：不特聖人直重先後之序，如天之四時，分毫頃刻皆有次序，此是物理自然，不可易也。

滎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，求方便之道，只如病中風人，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，乃問所欲，病者既不能答，適足增苦。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，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，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（常所服藥如理中圓之類，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），病者取牌子以示人，則可減大半之苦。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。

王尚書敏仲古每事必為人求方便之道。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，每北使將至，民間假貸供張之具至煩擾。敏仲奉使即言之朝，乞令河朔入使經由處，皆支官錢置什物，儲之別庫，專待入使。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。王公臨事每如此也。

滎陽公與諸父自少官守生未嘗幹人。舉薦以為後生之戒。仲父舜從守官會稽，人或譏其不求知者。仲父對詞甚好，云：勤於職事，其它不敢不慎，乃所以求知也。

本中往年每事前輩先生長者，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非非，無不精盡。至於前輩行事得失、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，或有未至，後生敢略議及之者，必作色痛裁折之曰：先儒得失前輩是非，豈後生所知！楊十七學士應之兄弟，晁丈以道規矩最嚴。故凡後生嘗親近此諸老者，皆有敦厚之風，無浮薄之過。

前輩士大夫專以風節為己任，其於褒貶取予甚嚴。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。近年以來風節不立，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。夏侯旚節夫京師人，年長本中以倍，本中猶及與之交，崇寧初召任諸州牧，授學制既盼，即日尋醫去。後任西京幕官罷任，當改官以舉將一人安惇也，不肯用，卒不改官，浮沈京師，至死不屈。唐丈名恕字處厚，崇寧初任荊南知縣。新法既行，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。範丈正平子夷，忠宣公之子。忠宣公當國，子夷是時官當入遠，不肯用父恩例，卒授遠地，後為祥符尉。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，與辯曲直不屈，得罪去。劉丈跂斯、立蹈，皆丞相莘老子，登高科以文學知名，仕州縣自處約甚，人不知其為宰相子也。汪革信民，政和間諸公熟聞其名，除國子博士，欲漸用之，竟辭不受。謝逸無逸，臨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薦，堅卻之。凡此諸公皆卓然自立一時，不愧古人！爾來流俗，不復以此為貴矣。

韓魏公留守北京，有幕官每夜必出遊宴，同官皆欲譖之，慮公不聽。一日相約至日晚見公議急事，乞召幕官，久之不至，眾方欲白公所以，公佯驚曰：某忘記早來某官嘗白某早出見一親識矣。其寬大容人之過如此。又嘗久使，一使臣求去參選，公不遣。如是數年，使臣怨公不遣，則白公：某參選方是作官，久留公門，止是奴仆耳。公笑屏人謂曰：汝亦嘗記某年月日私竊官銀數十兩置懷袖中否？獨吾知之，他人不知也。吾所以不遣汝者，正恐汝當官不自慎，必敗官爾。使臣愧謝。公之寬弘大度服人如此。

崇寧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。止叔稱楊先生學有自得，有力量，嘗言常人所以畏死者，以世人皆畏死，習以成風，遂畏死耳。如習俗皆不畏死，則亦不畏死也。凡如此，皆講學未明知之未易而然。

東萊公嘗言凡眾人日夕所說之話，如趙丈仲長，諸公都無此話也；眾人所作之事，如楊公應之、李公君行，諸公都不做眾人做底事也。

李公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，為說孟子大義。

唐充之廣仁每稱前輩說後生，不能忍詬，不足以為人，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，不足以為人。

陳公瑩中閩人也，而專主北人，以北人而後可以有為。南人輕險易變，必不可以有為。

待制叔祖都不說夢，云：既妄也，何用說為。

明道先生嘗語楊丈中立云：某作縣處，凡坐起等處並貼視民如傷四字，要常觀省。又言某常愧此四字。

明道先生言：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所不同者，皆私心也。至於公則不然。

陳公瑩中言：人之為惡，雖至於謀反大逆，若有一念悔心，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，便須赦他，便須用他。

滎陽公嘗言：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。氣象好時百事是當。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。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，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。

滎陽公嘗言：朝廷獎用言者，固是美意，然聽言之際，亦不可不審。若事事聽從不加考核，則是信讒用譖，非納善言也。如歐陽叔弼最為靜默，自正獻當國，常患不來，而劉器之乃攻叔弼以為奔竟權門。器之號當世賢者，猶差誤如此，況他人乎？以此知聽言之道，不可不審也。

崇寧初滎陽公謫居符離，趙公仲長諱演，公之長婿也，時時自汝陰來省公。公之外弟楊公諱瑰寶，亦以上書謫監符離酒稅，楊公事公如親兄，趙公事公如嚴父，兩人日夕在公側。公疾病，趙公執藥床下，屏氣問疾，未嘗不移時也。公命之去然後去。楊公慷慨，獨立於當世，未嘗少屈。趙公謹厚篤實，動法古人，兩人皆一時之英也。饒德操節、黎介然確、汪信民革時皆在符離，每公疾病少間，則必來見公而退，從楊公趙公及公之子孫遊焉。亦一時之盛也。趙公每與公子弟及外賓客語，但稱滎陽公曰公，其尊之如此。楊公與他人語，稱滎陽公但曰內兄，或曰侍講，未嘗敢字稱也。蓋滎陽公中表，惟楊氏兄弟盡事親事長之道，可為後生法。

滎陽公為郡處令，公帑多，蓄鮝魚諸幹物及筍幹蕈幹以侍賓客，以減雞鴨等生命也。

徐仲車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，不肯與人。人或問之，云：“不忍使其母子相離。”

孫丈元忠，學士樸正獻公所薦館職也，嘗為本中言：某嘗對侍講譏笑程正叔，一日侍講責某云，正叔有多少好事，公都不說，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他，何也？某因釋然心服。後不敢復深議正叔。今世之士如孫丈之服義亦少有也。侍講謂滎陽公也。

滎陽公嘗言少年為學，唯揀書最有益。才揀便記得精，便理會得子細。又嘗言讀書編類，語言相似者，事做一處，便見優劣是非。

滎陽公嘗說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。蓋自攻其已惡。日夜且自檢點，絲毫不盡不慊於心矣。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？

或問滎陽公為小人所詈辱，當何以處之？公曰：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。何者為詈，何者為辱，自無忿怒心也；下焉者且自思曰：我是何等人，彼為何等人，若是答他，卻與此人等也。如此自處，忿心必自消也。

滎陽公嘗說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，更無含蓄。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，更無可以致思量處。

田誠伯常力闢釋氏輪回之說曰：君子職當為善。

卷下

滎陽公嘗言孝子事親，須事事躬親，不可委之使令也。嘗說谷梁言天子親耕以共粢盛，王后親蠶以共祭服，國非無良農工女也，以為人之盡事其祖禰，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。此說最盡事親之道。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，心未嘗頃刻離親也。事親如天，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，天不可得而違也。

范文正公愛養士類，無所不至。然有亂法敗眾者，亦未嘗假借。嘗帥陝西日，有士子怒一廳妓以甃瓦勢其面，涅之以墨。妓訴之官，公即追士子致之法杖之曰：爾既壞人一生，卻當壞爾一生也。人無不服公處事之當。

滎陽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所坐壁上，修養家以此為養生要術。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，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起於此不止養生也。老子之論亦當於理矣。

焦伯強千之先生嘗稱東漢（闕）一節至顏子（闕）滎陽公不以為然。列子稱狐父之盜食爰旌目，爰旌目義不食其食，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，遂伏而死。狐父之人則盜矣，而食非盜也。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，是失名實者也。

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，不可榮以祿。大抵居困否之世，惟貧與賤則可以免。苟居權寵擁富厚，鮮有不及者。季劄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。無邑無政，乃免於難。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，是以免欒高之難。大抵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為可以免，齊與晏子邶殿，其鄙六十，卒不受也。曰：慶氏之邑足欲故亡，吾邑不足欲也，益之以邶殿，乃足欲，足欲亡無日矣。與子雅邑，辭多受少；與子尾邑，受而稍致之。公以為忠而有寵。衛與公孫免餘邑六十，辭曰：寧子唯多邑故死。臣懼死之速及也。公固與之，受其半。鄭子張有疾，歸邑於公而使黜官簿祭，盡歸其餘邑，曰：吾聞之生於亂世，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，敬共事君，與二三子生，在敬戒不在富也。此皆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，處亂世自全之道，可以為萬世貪冒不厭，以致破家亡國者之至戒也。

滎陽公嘗言：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者，如言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。又曰子寧以他規我。如此之類全無君子氣象。又言：張良說漢祖詐秦卒，大不類子房平日所為。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，嘗編集京師世家家法善者以遺子孫。

前輩嘗有編類國朝以來名臣行狀墓誌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，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也。

京師曹氏諸貴族卑幼不見尊長三日必拜。

元符末叔祖待制公坐元祐黨人貶道州，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間。時公亦挈家往，既至，屋窄陋甚，更益一間，以公狀申郡守，不敢往見。是時上皇即位，已議褒用矣。韓原伯川先貶道州，公以俱在謫籍，不敢相見。既原伯與公俱復官內徙，原伯先受命，往見公，亦不敢與相見，以為未受復官命也。前輩慎事如此，其亦能遠禍矣。然且不免，則亦命也。

蘇子由崇寧初居潁昌時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，深居自守，不復與人相見，逍遙自處，終日默坐。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。亦人所難能也。

崇寧間張公蒈叟既貶復歸，閉門自守，不交人物，時時獨遊山寺，芒鞋道服，跨一羸馬，所至從容。飲食一甌淡面，更無他物。人皆服其清德，後生取法焉。

崇寧間饒德操節、黎介然確、汪信民革，同寓宿州，論文會課，時時作詩，亦有略詆及

時事者。滎陽公聞之，深不以為然。時公疾病方愈，為作麥熟繰絲等曲詩，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。諸公得詩慚懼，遽詣公謝，且皆和公詩如公之意，自此不復有前作矣。

張琪（闕）美京畿人久遊太學諸生多稱之。擢第後守官衛州。陳公瑩中為郡，頗厚待琪，禮遇獨異眾人。琪深感公恩意，然亦不能曉獨異之意。崇寧間琪官宿州，諸公貴人數欲招致之，琪感陳公見待，終不肯進。蓋琪之為人賢而差弱，陳公所以異待之者，欲以堅其意也。琪終能自守。前輩成就人，委曲如此。教亦多術矣。

劉器之論當時人物，多云弱，實中世人之病。大抵承平之久，人皆偷安畏死，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。

紹聖崇寧間諸公遷貶相繼，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。龔彥和夫貶化州，徒步徑往，以扇乞錢，不以為難也。張才叔庭堅貶象州，所居屋才一間，上漏下濕，屋中間以箔隔之，家人處箔內，才叔躡屐端坐於箔外，日看佛書，了無厭色。凡此諸公皆平昔絕無富貴念，故遇事自然如此。如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，尚在遇事艱難，縱欲堅忍，亦必有不懌之容，勉強之色矣。鄒誌完侍郎嘗稱才叔，雲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，欲往相近，先覺和氣襲人也。

豐公相之稷清節自守，一意直道，更無他說，而未嘗絕物。張才叔蓋師法之。相之元祐間與滎陽公同在經筵，有女之喪，滎陽公問之，曰：以公定力如此，必無過戚。相之云：正為未能如此。

李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，元符庚辰歲諸公既還朝廷，君行驛召賜對，管勾宗子學，比國子司業，蓋有陰沮之恐在要地者。伊川先生嘗問從學者：李君行何以復出？從學者對曰：李司業承朝廷美意，不得不出，然且歸矣。君行既至京師，即引疾得歸。

伊川先生嘗有門弟子日赴歌會過差，先生聞之大不樂，以為如此絕人理，去禽獸無幾爾。

正獻公作相時，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。楊十七學士應之，公之甥也，月送兩壺。楊學士得酒，即送酒家易常酒數壺，欲飲酒即取之。東萊公以為楊學士英氣偉度，必不以唇舌間沾玩上尊滋味為美也，得酒貴多，不問美惡，過人遠矣。

李君行先生之長子格篤行博學，克肖其父，而長於四六表章。早歲登科，紹聖中知江寧

府上元縣，滎陽公知太平府。李以啟事賀公，其略有云：知府侍講，蘊命世之雄才，賦經邦之遠器。令問令望，起韋平舊相之家；嘉謀嘉猷，翊舜禹重熙之代。危誠獨立，直已不回，從容進退之儀，挺達始終之節。李尋以病不起，學士大夫惜之。

國語：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：君子能勞，後世有繼。又謂其子：聖王之處民也，擇瘠土而處之，勞其民而用之，故長王天下。又曰：民勞則思，思則善心生。逸則淫，淫則忘善，忘善則惡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才，淫也；瘠土之民莫不餉義，勞也。左傳亦言民生在勤，勤則不匱。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為善之本，不勤不勞萬事不舉。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，雖不親人，人亦任之常。懶惰者必有饑寒之憂，雖欲親人，人不用也。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，皆故家遺俗相傳之語，其必自聖人出也。然則後生處身居業，其可不以勤勞為先而懶惰自棄其身哉？

元祐末李君行先生與楊應之學士同在京師，安靜自守，諸公以其不附已不甚肯進用。趙公君錫無愧為中丞當薦御史，問滎陽公所當薦者，公以應之為對。無愧亦不能用，更舉楊畏子安為御史，楊畏後反攻無愧。紹聖初應之病卒，蘇子由罷知汝州，李君行先生往見之，與之論當世事，子由恨知君行之晚。當時議者謂楊李二公如在，言路必不肯委靡自已。縱無所舉辦，亦必極言而去也。

司馬溫公既辭宥密之命，名冠一時，士無賢不肖皆所歸重，而兩程先生、孫莘老、李公擇諸公尤推重正獻。已而二公同居洛中。熙寧末正獻起知河陽，明道以詩送行曰：曉日都門飐旆旌，晚風鐃吹入三城。知公再為蒼生起，不是尋常刺史行。又與溫公同餞正獻，復有詩與溫公云：“二龍閑臥洛波清，此日都門獨餞行。願得賢人均出處，始知深意在蒼生。”蓋以二公出處無異，且恐溫公以不出為高也。及正獻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，神廟大喜召還，遂登樞府。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為有優劣，二程先生曰：正不如此。呂公世臣也，不得不歸見上；司馬公爭臣也，不得不退處。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，上意常不樂，以為諸賢不肯為我用，故正獻求在京宮祠，以明不然，上意始大喜。

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中，寄範公淳父書云：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，實在原明爾。（原明滎陽公字也）伊川嘗言：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，未見其比，可望以托吾道者。應之樂善尚德而論議不苟。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，如孫威敏操行不能端一，石守道行多詭激，特以兩人附己，乃薦威敏代己，薦守道可任臺諫。又如劉原父文學絕人而喜訕韓富亦加擯抑。凡此之類，未免有心，況常人乎？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，其流之敝有不可勝言者。豈不要賢師友以正救其微邪？此應之之論也。

太宗真宗朝睢陽有戚先生者，名同文字同文，有至行，鄉人皆化之。睢陽初建學，同文實主之。範文正與嵇內翰潁之父皆嘗師事焉。戚綸其後也。所居門前有大井，每至上元夜即坐井旁，恐遊人墜井，守之至夜深則掩井而後歸寢。嘗有人盜其所衣衫者，同文適見之，喻盜弟將去，然自此慎勿復然，壞汝行止，悔無及也。盜慚謝而去。同文竟以衫予之。南康學中至今有戚先生祠堂。

范文正公初從戚先生學，誌趣特異，初在學中未知己範氏子，人或告之，歸問其母，信然，曰：吾既範氏子，難受朱氏資給。因力辭之。貧甚，日糴粟米一升煮熟放冷，以刀畫四段，為一日食。有道人憐之，授以燒金法，並以金一兩遺之，又留金一兩，謂之曰：候吾子來予之。明年道人之子來取金，文正取道人所授金法並金二兩皆封完未嘗動也，並以遺之。其勵行如此。後登科封贈朱氏父，然後歸姓。

師友淵源必有所自，未有無因而然。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軍，為守所不禮。兩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南安倅，與茂叔相善，力庇護之。其後兩程皆師事茂叔。

陝西侯無可先生，二程之舅，賢豪獨立，與申顏先生為友。申先生死，侯先生傾家所有予之。

關止叔嘗言伊川門弟子且是信得及師說。

陳瑩中嘗作青沈文送其侄孫幾叟云：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，適與校書郎範公淳夫同舍。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，唯伯淳能之。予問公曰：伯淳誰也？公默然久之，曰：不知有伯淳耶？予謝曰：生長東南，實未知也。時予年二十九矣。自是以來，常以寡陋自愧。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，亦未之識也云云。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。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葉公當世賢者，魯有仲尼而不知，宜乎子路之不對也。瑩中以謂世有伯淳而己不知，宜自責者也。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慍而發謗罵者幾希矣，況能自責日夜以為愧乎！瑩中之所以超絕古今特立獨行而不顧，非偶然也。

瑩中為都司，上曾子宣論日錄書云：目今觀之成哀之世，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，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。然則為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，亦安忍負其門哉。如此等語，皆足以立懦夫之誌矣。其後上呂吉甫書：列子有言世以生人為行人，則死人為歸人矣。行而不知歸，失家者也。此禦寇未了之語。生死無時而不一，四大無時而不離，何待死乃為

歸乎。其生也心歸，其死也形化。歸而待化，復何俟於言哉。其精識遠見，殆過古人。此蓋誘吉甫使之為善，老子所謂常善救人者也。

高郵守晁仲約，有大賊過城下，欲攻城。守釀民金與賊，賊乃去。范文正公富鄭公同在政府，鄭公建議守不能死守，乃以金與賊，失節當誅。範公以為守能釀金卻賊為有功，縱不欲賞，安可誅耶。既退，富公慍曰：方今患法不舉，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，何以整衆？範公密告云：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，此盛德之事。奈何輕壞之？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，同心者幾人？雖上意亦未定也，而輕道人主以殺戮臣下。他日手滑，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。富公曰：聞高郵人欲食守肉。範公曰：高郵守既能為民卻賊，民感戴之不暇，豈有欲食守肉之理。仁廟卒從範公議。明日富公稱疾不出。仁廟問宰執：富弼何以不出？範曰：必是為爭高郵事。上曰：富弼非卿門人耶？範曰：富弼雖與臣相知，然弼為人守義不回心不安者，不肯從也。此正是弼好處。上曰：此卻是卿好處。後範富俱罷政，富以事召至京師，譖之者甚衆。或以為富公有不臣之意，至京城不得見者累日。富公甚恐懼，且悔建議高郵之非，歎曰：範六丈真聖人，與吾淺見不同！

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，云：子之室酒不絶。註云：用有節，禮不缺也。

周恭叔行已嘗言：見呂與叔博士，説必有事焉，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。浩然之氣充塞天地，雖難得而言非虚無也，必有事焉。但正其名而取之，則失之矣。又不可忘之也，忘之者不蕓苗者也。正其名而取之者，非苗者也。

伊川先生嘗言：成王不當賜魯以天子禮樂。使周公在，必不受也。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。周公其衰矣，後世儒者以為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，故賜人臣不得用之禮樂，此尤傷教害義也。為人臣如周公始可，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。

範正平子夷堯夫，丞相之子，賢者也。能世其家。嘗言其家家學：不卑小官，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。只此便是學聖人也。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爾，非所以學聖人也。

周恭叔又説先生教人為學，當自格物始。格物者，窮理之謂也。欲窮理，直須思始得。思之有悟處始可。不然所學者恐有限也。恭叔又言：陰陽不測之謂神（橫渠先生云兩在故不測）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然則聖人之道，仁知者皆不能測也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仁，且知夫子所以既聖也。乾坤之於易，猶陰陽之於道，仁知之於聖也。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，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。乾坤毀則無以見易，易不可見，則

乾坤或幾乎息矣。

李君行先生説武王數紂之罪曰：郊社不修，宗廟不享。歷觀諸書，皆以郊對社。蓋郊者所以祭天，社者所以祭地也。南郊北郊五帝之類，皆出於周禮。聖人書中不見也。嚴父配天之禮，蓋始自周公。若自古有之，則孔子何得言則周公其人也。列爵惟五分，土惟三，蓋至周始定。若夏商以前俱如此，則書為妄也。因言吾徒學聖人者，當自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經而已。中心既有所主，則散看諸書，方圓輕重之來，必為規矩權衡所正也。又言史書尚可，最是莊老，讀時大段害道。

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，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。

田腴誠伯嘗説他用心多使氣勝心，每心有所不善者，常使氣勝之。且云自知如此，未得為善也。

誠伯又言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説某人説之心，然後經可窮矣。

李君行先生學問，以去利欲為本。利欲去則誠心存矣。李君行先生説年二十餘時，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春秋文字，甚愛之，從他觀其文，他亦不惜也。後於楚州聚學，他一日見訪，問曰：李君在此何欲？答曰：為大人令去應舉令及第後歸，今次以朞服礙，卻欲且就此處修學，以俟後次應舉也。劉曰：不然，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。君行於是便歸鄉。然則劉師正者，君行之師與。又云嘗語君行：今之人所以為學者，某卻不會如此為學。

徐仲車先生少年時為母置膳，先過一賣肉家中，心欲買他肉，遂先於市中買他物，而別路於歸，途為順且亦有賣肉者。因自念言：心中已許買他家肉，若捨而之他，能不欺心乎？遂迂道買肉而歸。且云：已之行信自此始也。又言少年時逐日以衫帽揖母，一日當見貴官，乃用襆頭襴衫。因自念言天下之尊，無逾父母，今反不若見貴官？自明日以襆頭襴衫往揖母焉。家人之見者莫不笑之，既久亦不笑也。且云：己之行敬自此始也。

徐仲車見門人，多於空中書一正字。且云：於安定處得此一字，亦用不盡。徐仲車説：以信解誠，不能盡誠。至誠無息，信豈能盡之乎？

伊川先生嘗説：楊子云云聖人之言遠如天，賢人之言近如地，是不然也。當為他易數字

曰：聖人之言其遠如天，其近如地。其遠者，須謂之遠。其近者，須謂之近也。

範辯叔説：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住者，皆利於養資考求外進也。為之學生者，皆利於歲月而應舉也。上下以利相聚，其能長育人才乎！此於本亦已錯了，更不須言也。

田誠伯説：仲弓問子桑伯子，子曰可也簡，仲弓未以為然也。乃曰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。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太簡乎。子曰雍之言然。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為然而問之，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為然也。學聖人者，如仲弓可也。且云見君行如此説。

誠伯説公羊不知聖人之意也，故其立言多傷教害義，至如母以子貴，子以母貴，及人臣無將，將則必誅，此二者尤甚。至令西漢時尊崇丁傅，及誅大臣以為將謀惡者，蓋用公羊之説也。其為天下後世害甚矣。

李樸先之説臨離洛時，請教於先生，先生言：當養浩然之氣。語先之云：觀張子厚所作西銘，能養浩然之氣者也。

先之説以舉業育人才，不知要作何使用。

誠伯説近世學者恐無有如橫渠先生者也。正叔其次也。又云：向日因看正蒙書，似有箇所得處。又云：每見與叔中庸解，便想見其為人。由是觀之，誠伯師橫渠也。

劉元承元禮嘗師事伊川，説紀侯大去其國。大者紀侯之名也，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，則罪不在齊侯也，故不書齊侯焉。又見伊川先生説，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，須終身不反始可免罪。

宿州高朝奉説他師事伊川先生，嘗見先生説義者宜也，知者知此者也，禮者節文此者也。皆訓詁得盡。惟仁字，古今人訓詁不盡。或以謂仁者愛也，愛雖仁之一端，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，非性也。故孟子云：仁者人也。

樂文仲説眉浩學士事，亦好常見人寫字不端正，必須勸戒之。或人問之，曰：每事無不端正，則心自正矣。

陳正端誠説：王輔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處，須要説應故也。田明之説易，所以尤多過者，

須要説無應故也。易中自説上下敵應，剛柔相應之類甚多，豈得謂之無應？但不可執定耳。

又説：邵堯夫先生説孟子雖不説易，然精於易者也。且云能説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及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。非精於易，豈及此乎？

李君行説他每日常多只讀易書詩春秋孝經，間讀孟子。

田明之説他常只讀易論語孟子老子楊子，如莊子未暇讀也。

呉叔揚紹聖中嘗説：世人多欲勝於學，故無所不為。惟陳瑩中學勝於欲，故有所不為。且云瑩中，今諸公非不知他，但不可得而用也。

又説字説，詩字從言從寺，詩者法度之言也。説詩者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誌，惟詩不可拘以法度。若必以寺為法度，則侍者法度之人，峙者法度之山，痔者法度之病也。古之置字者，詩也峙也侍也痔也，特以其聲相近取耳。又説今之學者必要一其説，是不知聖人之意也。無妄之往何之矣，言無妄之世，往無所之也。無妄之往得誌，言無妄而往，則可以得誌也。其言無妄之往，則一其所以為無妄之往，則異也。

任淳夫説莊子儵忽混沌之説，郭象只以為者敗之解之。則解經者何用多言。

範子夷説其祖作外任官時，與京中人書居京慎勿竊論，曲直不同。任言官時，取小名受大禍，因言吾徒相見，正當論行已立身之事耳。

又説仲尼聖人也，才作陪臣。顔子大賢也，簞食瓢飲。後之人不及孔子顔子遠矣，而常嘆仕宦不達，何愚之甚。若能以自己官爵比方孔顔，僥倖甚矣。

又説凡人為事須是由衷方可，若矯飾為之恐不免。有變時任誠而已。雖時有失，亦不覆藏使人不知，但改之而已。

李君行田明之俱説，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解者。聖人之言易曉，看傳解則愈惑矣。田誠伯説不然，須是先看古人解説，但不當有所執，擇其善者從之。若都不看，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。

陳端誠説易須是説到可行處始可。

陳瑩中説：書曰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，今失厥道，亂其紀綱，蓋堯授舜，舜授禹，禹授啓，三聖一賢相繼，未始失道也。至太康失邦，故上推陶唐而云。今失厥道，自堯至太康百二十年矣。

又説大舜有大焉善，與人同捨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為善，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，無非取於人者。取諸人以為善，是與人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，夫能如是，故能養其大體，而為大人，故能格君心之非，而使天下利見，故能言動以為法則。後之人急急然唯欲已為是也，恐其畔己以利誘之，以害敺之，天下終不以為然，而自以為過天下，何愚之甚。

又説安而行之，聖人也，自非聖人，皆利而行之者也。何也？欲遷善遠罪，是利於善也。欲忠於君，是利於忠也。欲孝於父，是利於孝也。其餘皆然。今之學者不能見其近者小者，而妄意談其大者遠者，故終汗漫而無成也。

陳瑩中説學者非獨為己而已也，將以為人也。自王介甫解經，止尚高論，故使學者棄民絶物，管仲晏嬰霸者之佐一也。桓公殺公子糾，管仲不能死，有三歸反坫，官事不攝，可謂違禮之極矣。崔杼弑君，晏子從容於其間，成禮而後去，可謂有節矣。然孔子之稱晏子則曰：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而已。及稱管仲則曰：如其仁，如其仁。豈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濟者廣，而晏子獨善其身而已哉！

又説陰陽災異之説，雖儒者不可泥此，亦不可全廢。王介甫不用此。若為政依介甫之意，是不畏天者也。（已上皆紹聖中語）

前邵倅吳朝奉説，近世士大夫太不以節操為事。因説與他立節，非一朝一夕所能為，蓋在平日之所養也。他甚然之。時李自明在坐，云：此事閑時説時甚易，在於臨事時，要執得定耳。因言昔人有自諫官以言事，被責時兼判國子監，乃與諸生往賀焉。蓋嘉祐以前，以言事被責為榮也。既見，顏色慘沮，殆不能説話。昔人尚如此，他人未易能也。吳因言自小讀書，用得工夫不正，當立節非素養不能。若學得不正，則所養亦非也。

陳瑩中又説：學者非止讀誦語言，撰綴文詞而已，將以求吾之放心也。故大畜之卦曰：

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所謂識者，識其是非也、識其邪正也。夫如是，故能畜其德。所以言天在山中者，前言往行，無有紀極。故取天之象焉。

瑩中説：今有人曰仕宦顯達者，使天下謂之賢人則不可，使天下謂之不賢人，則可矣。使天下謂之賢人，是自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，使天下謂之不賢，是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。曰是不然，此乃李斯分謗之説也。不能盡受其惡名，使惡名不及於君，是李斯而已，何況天下謂之不賢，未必不為其君之累也。

又説範子思所知所守過於其兄，範氏家學便有使處。又説孔子以柔文剛，故內有聖德，而外與人同也。孟子以剛文剛，故自信其道而不為人屈也。衆人以剛文柔，故色厲而內荏也。卻説與他楊子之書唯是，説到孟子之書，如自得之發於面，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之類，皆自得處。孔子則並自得處亦無。

又説學者非特習於誦數，發於文章而已。將以學古人之所為也。自荊公之學興，此道壞矣。又説，凡欲解經，必先反諸其身，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，然後為之説焉。縱未能盡聖人之心，亦庶幾矣。若不如是，雖辭辯通暢，亦未免乎鑿也。今有語人曰：冬日飲水夏日飲湯，何也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，陽在內則內熱，故令人思水。夏日陽在外陰在內，陰在內則內寒，故令人思湯。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説也。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，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。嗚呼，學者能如是用心，豈曰小補之哉。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，曰：是不然。禮記曰誠者非獨成已也，將以成物也。我之所得者不能盡推於人，非聖人之道也。但行之一身有先後耳。孟子曰：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方其窮也，獨善一身之道，乃兼善天下之道。及其達也，兼善天下之道，乃獨善一身之道也。施於一身而非有餘也，施於天下而非不足也，是之謂聖人之道。學聖人者不能以孔子孟子為心，而專以莊周為我之書為説，烏在其學聖人也。

瑩中説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尋常人便説作兩事，失之遠矣。蓋語學則益道則損，二卦未嘗偏廢也。所損者懲忿窒慾，所益者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也。若用此説方始可行，不然則虛語也。又云：胡先生在邇英講損益卦，專以損上益下，損下益上為説。

跋

昉兒時侍鄉長老，嘗從旁竊闚所謂呂氏童蒙訓者。其間格言至論，粗可記者一二。稍長務鑽（闕）舉子業而親舊，幾案上亦不復有此（闕）矣。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。客授

金華太守丘公，先生語次及之，且曰：“ 昔先公每以訓子姪。 ”某初在傅，日誦習焉。將求善本刻之學宮，或太史祠中，使流布於世。昉因從臾成之曰：“ 書出於呂氏，刻於祠堂，宜也。 ”會公有民曹之命，迺出錢五萬以從初約。呂兄巽（闕）家所臧本最為精密，前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鋟木，而譌舛特甚。丘公所誦習者，未知何所從得也。初舍人呂公以正獻長孫，逮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遊，淵源所漸者遠（闕）。轉徙流落之餘，中原文獻與之俱南（闕）。即疇昔所聞見者，輯為是編。倉部既手寫而臧之，巽伯又是正而刋之，庶幾可以傳矣。書之所載，自立身行已、讀書取友、撫世醻物、仕州縣、立朝廷、綱條本末，皆有稽據，大要欲學者反躬抑誌，循序務本，切近篤實，不累於虛驕，不騖於高遠，由成已以至成物，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。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，巽伯屬記始末，因輒附所聞於其後，是亦丘公之誌焉。爾公名壽雋，字真長，文定公之嫡長子云。

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樓昉謹書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